

文選筆記卷七

華亭詩集行

李少卿荅蘇武書

蘧案何氏讀書記云似亦建安才人之作若西漢書中亦建

是即自從初降一段便似子卿從末悉其修北後事者其為擬託何疑又劉知幾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為假稱陵作也

韋韞

注引說文韞臂衣也今說文曰韞射臂決也

不同注韞下脫韋昭二字

蘧案段氏曰各本說文韞下作射臂決也誤甚

決箸於右手大指不箸於臂今依文選荅蘇武書注正作臂衣也又云射韞者即詩之拾禮經之遂內則之捍也毛傳曰拾遂也大射注曰遂射韞也以朱韋為之箸左臂所以遂弦也凡因射箸左臂

謂之射鞬非射而兩臂皆箸之以便於事謂之鞬
許不言射鞬者言臂衣則射鞬在其中矣東方朔
傳曰綠幘傳青鞬韋昭曰鞬形如射鞬以縛左右
手於便事也崔豹古今注曰攘衣廝役之服取其
便於用耳乘輿進食者服攘衣蓋攘衣卽鞬也以
繩繫臂謂之鞬以衣斂袖謂之鞬其字或作鞬見
後漢書或作鞬見南都賦據此則李氏
猶見古本說文可以正今說文之誤

牧馬

注駟駟牧馬讀正義知唐時毛詩本作牧馬

顏氏家訓曰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

放牧之牧

蠹案注引毛詩駟駟牧馬今詩作牡馬

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駟然
又唐石經初刻作牡後改牧釋文云或作牧今觀
李注則唐時定本自作牧字又段曰序云
牧於垌野傳云牧之垌野經文作牧爲是

鯨鯢

漢書翟義傳取其鯨鯢古鯨字从亼京亼同

音也說文鱣海大魚也从魚量聲春秋傳曰取其

鱣鯢渠京切或从京作鯨羽獵賦騎京魚或作鯨

魚

難堪 功難堪矣下注引說文与今本說文不同餘

說見謝元暉登孫權故城詩魏案注云說文作戡

今俗傳用考說文曰戡刺也与注引異或李見古

本說文有勝也二字今本脫之未可知也又考或

戡商書曰西伯既或黎今尚書作戡黎左傳王心

弗堪漢書五行志作王心弗或孟康曰古堪字爾

雅曰堪勝也釋文云字又作戡郭注引書作西伯

堪黎謝元暉登孫權故城詩西龍收組練注引西

得免 故陵不得免何云善本無得字

嘉德案茶陵本云善無得字

韓彭

注遷處蜀道著青衣案青衣縣名也校書者

殆謂青色之衣遂於青衣上加著字可爲一笑文

選注如此者甚多皆非李善之舊也

嘉德案陳校亦云著字衍尙

未悉後人認爲衣而妄加也

嗟呼

當作嗟乎

嘉德案六臣本作乎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順於

教以順於接物順漢書作慎

嘉德案李注無明文無以考之各

本並作順也

而用

而用流俗人之言何云而用漢書作用而

嘉德案

六臣茶陵本袁本竝云善作用而胡曰二本所見是也用字絕句而屬下讀漢書有明文善自與同又孫氏曰漢書誤以用字在而字上顏師古注云謂隨俗人之言而流移其志亦誤此蓋胡依漢書孫从今本也六臣校語多不足據玩注而猶如也似善自作而用故何氏但云漢書作用而不爲改正亦从選本也

疲驚

漢書作罷驚

羣案說文疲勞也罷遣有罪也義本不同而鄭注少儀曰罷之

言疲勞也玉篇罷又音疲極也章注齊語曰罷病也段曰經傳多假罷爲疲又考漢書疲罷二字多互用茶陵本云五臣作疲

誰與

誰與語何云漢書作無誰語

宜荅

注在前與我書十六字五臣注誤入削

羣案茶陵

本此作善注誤

無窮 注謂任安恨不見報也八字五臣注誤入削

憲案茶陵本此作善注誤

之符

智之符漢書作智之府

憲案五臣本作府

之表

義之表漢書作義之符

憲案今選本皆作表

同子

臨文亦諱也

憲案注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張曰史記張孟談作張

孟同亦此義此臨文避諱之始後世有以名犯諱而但稱其字者又因而改用文義之字如漢明帝諱而東漢悉改莊為嚴又有音相同而義可通者代之如東坡先世諱序凡為人作序皆用敘此類甚多而未有援太史公改同字以為例者然不若今人於所諱之字缺筆為明且簡也

之吏

埽除之吏漢書作埽除之隸

憲案茶陵本作隸今依漢書

且士

士何改事

憲案漢書作事何校从漢書也茶陵本亦作事

亾室

亾室家之業亾何改忒

憲案各本作亡今依何校

者夫

大謬不然者絕句夫當下讀注乃以屬上句

作語助非是

憲案旣以不然者絕句則注夫語助也論語曰有是夫十字當刪孫校亦

云夫當下句讀又茶陵本者字絕句而刪夫字仍畱注語亦非

趨舍

依注趨作趣

憲案注明作趣正文乃作趨傳寫譌耳

慇懃

當只作殷勤俗加心非也見詩釋文

自守

自守奇士孫月峯云守字無謂何云漢書作

自奇士案謂能自守之奇士也世以陵降爲不能

自守故特表之豈無謂哉

積也

其素所蓄積也下注言其意中九字五臣注

誤入削

臬案茶陵本此注九字在善曰下誤

國士 國士之風下注一國之中八字五臣注誤入

削

臬案此八字茶陵本作善注誤

媒雙 雙漢書作孽依字當作孽牙米也

臬案說文曰孽庶子

也孽伐木餘也孽牙米也牙同芽牙米者生芽之米也蓋凡木萌秀出皆曰孽人之支子曰孽其字从木从子不同其義則同段曰何休注公羊曰庶孽眾賤子猶樹之有孽得其義矣故古多二字通用生芽之米謂之孽猶伐木餘謂之孽庶子亦謂之孽其字从米其義亦同故亦相通又虫部蠶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蠶其字从虫而諸書多亦作孽俗字作雙

五千 注有五千十一字五臣注誤入削

臬案茶陵本作善注

誤

王庭

注胡地出馬十八字五臣注誤入削

蘧案茶陵本作

善注誤

橫挑

注說文挑說文作挑

蘧案注引說文挑相呼也今說文挑相呼誘也

考挑戰字本作挑言相呼誘也段氏曰史記吳王鼻傳使中大夫應高挑膠西王後人多用挑字是則挑挑本已通用然李氏既引說文自作挑字作挑傳寫譌也惟正文作挑不相應下當有挑通挑之注今或脫之

半當

所殺過半當漢書無半字

蘧案孫曰圓沙本从漢書刪去半字

顏師古注率計戰士殺敵數多故曰過當張曰無半字文理較順或又以爲半字屬上句當字屬下句亦通又茶陵本云善本有半字

震怖

注擅裘十三字下句引弓之人下注末以其

善射十字皆五臣注誤入削

憲案此二注茶陵本善与五臣錯亂

李陵 然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李字衍

憲案六臣

茶陵本作李陵一呼勞軍士卒無不起云善本無李字又云五臣士下有卒字孫曰圓沙本从漢書刪卒字云一本無軍字勞字屬下句讀則以然陵一呼為句勞士無不起亦通

沫血 沫注音類善曰沫古類字言流血在面如盥

類也沫字从午未之未尚書王乃洮類水禮記燂

潘請醢說文沫洒面也古文从頁作湏今人以湏

代斯須之須謬矣

憲案說文从末之沫水名从末之沫洒面也尚書王乃洮類水

律歷志引作王乃洮沫水師古曰洮洗面也晉灼禮樂志注曰洮古醢字古文从廿水从頁作類釋文云說文作湏云古文作類又大小徐說文洮之重文古文作湏段本說文湏作類段曰類者从雨

手掬水而洒其面故其字从𠂔水頁也徐本作湏
乃脫其𠂔因而作湏也又云內則作醕从面貴聲
漢人多用醕字醕卽沫也又案沫類同字一小篆
一古文也類不作湏自有明證徐本說文作湏誤
耳卽以湏字而言亦豈湏字
乎此沫血从未傳寫之誤

空拳

注聲類拳或作卷桓寬論作捲何晏白起故

事作捲李奇注作拳案說文拳手也捲氣勢也國

語曰有捲勇一曰捲收也竝巨員切拳牛鼻中環

也居倦切周伯琦曰別作捲非拳攘臂繩也張有

曰別作拳非今但當依漢書作空拳讀之又案玉

藻杯圈不能飲孟子以杞桺爲栢捲則捲与圈通

而說文訓圈爲養畜之閑古字音同者卽展轉通

用類如此

蘧案注曰李奇曰拳者弩弓也此拳字當作拳傳寫誤也六臣茶陵本作拳袁

本亦誤

拳注引師古曰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

矢已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又引李奇弩者

乃釋空弩也李氏先釋空拳故云但張空拳以擊

之後引師古以證空弩之說本不專主弩弓也孫

氏引趙曰矢已盡矣空弩之說本不專主弩弓也胡

是張義何必以屈指為空弩之說本不專主弩弓也胡

氏曰正文作拳善注先如字解之復引顏師古云

云乃解拳字所以兼載異讀此李奇曰即顏所引

當作拳不當作拳漢書注亦可證也胡說最為明

確注又云拳或作拳復兩引空捲空捲考說文手

拳也拳手也蓋舒之為手卷之為拳故拳亦作卷

捲訓氣勢者謂作氣有勢也此與拳同音異義而

小雅無拳無勇毛傳曰拳力也齊語桓公問曰有

拳勇股肱之力韋曰大勇為拳此拳即捲字蓋假

拳為捲也齊風箋曰擯勇壯也擯者捲之或體五

經文字云从手作擯者古拳握字國語曰有捲勇

皆捲之本義也作舒捲字者別一義也論語卷而

懷之則假卷為捲舒字也又案訓牛鼻環元應曰

牛拘也呂氏春秋使五尺童子引捲而牛恣所以
順之也捲卽秦字玉篇捲亦作秦此又捲與秦
通用也注引白起故事作捲則捲亦通作捲矣
又說文枯籒也卽今之杯字段曰古以枯盛羹
圈是也廣韻捲器似升屈木作玉篇捲屈木
孟也故枯圈亦作枯捲古字音同多通借

次比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句次比二字

當上讀若依善注則二字當衍漢書無俗字次字

六臣本云善無俗次比三字今依漢書

嘉慶案注與如也言時

人以我之死又不如能死節者言死無益也何氏
讀書記云次字衍言不得與死節者比耳注迂謬
孫云五臣本有次比二字李善本無之故以與字
作如字解若果有此二字李氏何至迂謬乃兩汲
古閣止載李注一家而正文又聞從五臣往岐
誤又考茶陵本云善本無比次二字依注亦無此
二字也漢書有比字無次字亦無俗字何校亦从
漢書語意爲明比屬上讀此注存而不論可也

剔毛 剔毛髮之剔漢書作髣儀禮四髣去蹄注云

今文髣爲剔說文剔解骨也从刀易聲他麻切髣
髮也从髟易聲大計切或从也聲作髣髮髣也从
髟皮聲平義切髣髣髮也从髟弟聲大人曰髣小
兒曰髣盡及身毛曰髣徐曰今俗別作剃非是髣
髣髮也从髟从刀易聲他麻切剔爲解骨髣爲髣
髮髣爲髣髮訓解分明此云剔毛髮正所謂盡及
身毛也當作髣字蓋傳寫誤脫其上半而爲剔耳
羣案剔字乃說文十九文之一徐鉉增於刀部之
末訓解骨也段本刪之云剔者髣之省漢時有剔
字許不錄者禮古文作髣今文作剔許於此从古
文故不取今文也凡許於禮經依古文則遺今文

依今文則遺古文也然則俗據莊子音義呂忱乃錄剔
字於字林云剃也然則呂說卽俗剔字甚明也司
馬遷傳作髡毛髮文選本作剔剔之剔亦髡也皆
不剔首則腹痛莊子馬蹄燒之剔之剔亦髡也皆
髡之省譌卽俗剃字此髡之則爲剔也許書髡下曰
髡髮也髡卽俗剃字此髡之則爲剔也許書髡下曰
字曰髡聽亦反見詩風注所云詩風注者謂采繫
箋也今箋云禮記主婦髮髡髮所釋文髡作髡張參所
見古者爲是也鄭注少牢饋食禮曰被錫讀爲髮
髡古者或髡賤者刑者少牢饋食禮曰被錫讀爲髮
因名髮髡焉周禮所謂次也俗人改髡爲髡識
且誤認爲一字於禮是二禮及詩注皆改髡爲髡
髡夫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
也髡者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
髡髮以髡婦人也然則鄭云髡髮以髡髮直重字而
義安乎陸氏於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髡
誤太玄釋文云髡以刀出髮也至若由髡之本義
而引伸之則爲解散士喪禮特豚四髡注曰髡解
也今文髡作剔禮經此髡周禮禮記作剔肆皆託
反本非髡字也而今之禮經作髡則亦譌字而已

又考徐本說文髮下曰鬣也段本說文髮下曰益髮也云依庸風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正之言人髮少聚他人髮以益之鬣下曰髮也重文或从也聲作鬣一字也段又曰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鬣之以爲呂姜鬣鬣與鬣義別音亦有異據此則此當作鬣甚明也今因別史公傳作鬣則謬誤矣今因別鬣鬣三字互溷故併詳及之

正惕

則正惕息漢書作則心惕息

羣案向注正容驚惕是五臣作

正此沿五臣而誤今从漢書

大底

漢書作氏師古音丁禮反

羣案說文氏至也本也段曰氏之言

抵也凡言大氏猶大都也底之引伸之義爲致也至也平也故大氏亦作大底今人又作大抵

之責

償前辱之責周禮聽併責以傳別左傳施舍

已責國策爲孟嘗君收責於薛皆古債字說文新